

長篇
武俠

青城十九俠 第二十五集

第一回 苦志求師囀春鶯嬌啼婉轉 輕舟泛月遊碧水夜景空明

人被蘆葦擋住，不易看到，妖婦和兩同黨，通身雖有煙霧環繞，却抵不住飛劍威力，似已勢窮力竭，狼狽不堪，只爲靈姑，還在喝問，逼令回答，未下絕情，否則，劍光一繞，定必了帳無疑，暗笑這等鬼畫符，還沒有玉花姊妹的本領，也敢大白日裏，作怪害人，正要隨着裴元，跟踪飛下，忽見蘆葦深處，葦稍無風自動，心疑有什邪黨藏在裏面，身剛往下飛去，還未降落，猛瞥見靠近妖婦一面的，蘆葦叢中，飛起一股黑烟，烟中裹着，一個身材矮胖的人影，雙手好似捧有一個包袱，箭也似疾，往堤上射來，紀異並不知下面，變生倉卒，妖婦和兩同黨，也在此時，乘隙遁走，而那烟中妖人，因紀異起身較緩，只見裴元一人，劍光飛落，以爲上面仇敵，只此一個，又見男女徒黨，已被敵人，飛劍困住，危機一瞬，不容再延，驚惶匆迫中，既顧自己，又顧三個徒弟，未暇仔細觀查，一面忙施邪法，使愛徒突然遁走，自己也乘敵人分神，不暇旁顧之際，冷不防，帶了法物遁走，主意原想得好，無如惡貫已盈，冤家路窄，他這裏行法，紀異剛到，恰巧在堤上張望，略停了停，等他由葦叢中飛起，紀異恰也飛起，這一來，雙方正好對面迎頭，勢又都猛，萬難閃避，對方偏又未撤防身法寶，連想下手一拚，都辦不

到，如是常人行運，紀異也還未必便下殺手，一見是個，滿身黑氣，似人非人的影子，如何能容，就着去勢，運用飛劍迎上，劍光一繞，連烟帶人，全被絞斷分裂，那妖人也頗有些法力，雖被劍光絞斷，仍想分頭逃竄，那知南綺，已早瞥見，忙搶了下面，飛身追來，揚手便是一團雷火，緊跟着，裴元相繼飛上，三人合力，四道劍光，一陣亂絞，加上雷火包圍，只聽幾聲吱吱慘嗥過處，一齊化爲烏有，因靈姑還在下面，搜索妖婦，和二同黨踪跡，三人又同飛下，南綺早施法力，將那葦塘封禁，一同搜索，互詢經過，原來靈姑南綺，見前面紀異，與人爭持，裴元剛起身趕去，便看出與紀異爭持的，是那教中人，正要過去，忽見下面，葦林外面，坐石臨水梳洗的妖婦，與同黨比了比手式，跟着便朝上面，掐訣念咒，行使邪法，知那兩人，必是妖婦徒黨，無什能爲，裴紀二人，俱有防身法寶和飛劍，無足爲慮，主要的，仍是下面妖婦，但是這類，江湖上的邪法，門道甚多，也頗利害，不知細底，事前沒有防備，吃他冷不防，驟然暗算，也易吃虧，側顧前面樹下，二邪黨正向裴紀二人，大聲喝罵，似要下手神氣，恐裴紀二人，輕敵疏忽，驟爲所乘，南綺先發制人，遙用禁法，將二邪黨，先行定住，再與靈姑，隱了身形，一同飛下，相機行事，南綺閱世未久，猶有童心，見妖婦披髮赤足，好些做作，以爲區區邪教末技，不值一擊，初意還想取笑，那知妖婦，乃排教中能手，所約幫手，又是他的師父，更是邪教中，有數人物，人既機警非常，又以日前，對頭是個有名強敵，並有兩個，極利害的，外教能手相助，處處都加小心，只在湖濱，隱僻無人之處鬧

鬼，以備木排過時，突起發難，成固可以報仇，稍見不妙，立即遁走，埋伏以前，乃師又曾叮囑，仇人雖是個中老手，只要下手謹祕神速，報仇仍是有望，最可慮是，那日駕着小舟，突然隱現，雷擊妖婦母子的，那兩個少年，所以布置得十分周密，惟恐仇人老練，戒備太嚴，一擊不中，特把埋伏，分作上下三起，另有一有徒黨，在堤上柳樹窟內，主持法壇神火，另一徒黨，在堤岸上，設下香盤，和應用法物，妖婦在蘆林外面，水濱盤石之上，却把總壇，設在蘆葦深處，再在四外，行法設禁，使外人一踏禁圈，立可警覺，到時，先由堤上二徒發動，先分了敵人心神，乘着雙方，鬥法之際，師徒二人，同時猛下毒手，這樣一層套一層的埋伏，敵人就有了戒備，也必難於應付，設計甚是陰毒，他那邪法，又是互有呼應，先前二邪黨，和裘紀二人爭論，妖婦師徒，均只當是過路村童，沒有在意，及至法物香盤，被人踢散，飛落堤下，聽出二邪黨，正要動手，忽然沒了聲息，便知上面，來了敵人，妖婦師徒，所用多年俱是尋常日用之物，加上一些符咒，如無法術施爲，便不生效，當時覺着形勢不妙，正要飛上，猛又覺出，所設禁制，有了反應，極似來了敵人，但又不見人影，知道來者不善，妖師警覺更早，已然發動土面妖火，便不再離開，一面觀查來敵，一面催動埋伏，靈姑，南綺，正自隱身前行，相隔妖婦，還有兩丈，猛覺土上一緊，立時頭暈眼花，眼前現出許多，惡鬼影子，靈姑早得鄭顯仙傳授，這類左道小術，如何能傷，南綺以前所習，本就近於旁門，更是博學多聞，長於應付，不過二女，都是上來，輕敵太甚，以爲身形已隱，區區小醜，不

足爲慮，沒有放在心上，及至觸動埋伏，知道一時疏忽，沒有仔細觀查，誤入禁園，不禁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忙運玄功，先把心神一定，南綺跟着，施展禁法反制，立即復了原狀，妖婦也自警覺，欲把預設埋伏，一齊發動，不料被南綺制住，邪法無功，全無動靜，也不見來人影迹，自知光景不妙，一時情急，拿起手中鐵梳，反手朝頭上，梳了一下，再往外一甩，便有大片，碧綠色火星，朝靈姑南綺飛來，二女見狀，知被識破，一想，這類么麼小醜，反正難逃己手，何值隱祕形跡，不約而同，雙雙現出身形，南綺首先，將手一指，一聲輕雷震過，綠火全滅，靈姑便要出手，南綺搖手止住，戟指妖婦喝道，你便是那王寡婦麼，聞你倚仗一點，左道末技，縱容狗子，橫行江湖，近又約了黨羽，來此與妖作怪，今日與我姊妹相遇，報應臨頭，飛劍殺你，易如彈指，但我姊妹二人，雖遇見過，不少有本領的妖邪，似你這樣，江湖妖巫，尙是初遇，你既敢大白日裏，帶了黨羽，來此鬧鬼，想必總有一些鬼畫符，你可盡量施展出來，與我看看，省你們伏誅以後，嫌死得委曲，南綺性情柔善，話雖如此，二女並未眼見他害人惡蹟，江湖上持符咒小術的左道，同類門法，常有的事，妖婦如肯服輸求饒，也不致便送性命，無奈惡盈數盡，那蘆荻叢中，藏伏的妖師，和另兩徒黨，多是多年極惡，未遇敵手，因一輸口，盛名立墮，以後江湖上，便不能再混，又特防備周密，留有退路，逃遁迅速，明知勁敵當前，仍欲犯險一拚，說時，那隱伏蘆中的兩同黨，首先厲聲辱罵，挺身發難，而妖婦又見兩番行法無功，慌了手脚，只顧想施全力相拚，沒想到求免一層，經此一來，

全都上了死路，南綺話未說完，便瞥見二妖黨，手口亂動，妖婦一手回撈長髮，一手招訣亂畫，也是手忙腳亂，成心想看這類邪教，有何伎倆，方笑罵道，你們不要慌，我靜等看你們鬧鬼呢，不然，早沒命了，話未說完，二妖黨已破口大罵，各自把手一揚，立有十餘柄，烟霧環繞，火焰熊熊的妖叉，迎面飛來，南綺正待破他，靈姑性較剛烈，見二妖黨，俱是生相凶惡，氣勢汹汹，內中一個，更是可惡，自從現身，便用一雙鬼眼，瞧定自己，一面施那邪法，一面作出許多醜態，出語更是污穢不堪，心中有氣，怒喝一聲，該死妖孽，揚手放出飛刀，一道寒光，飛上前去，那些妖叉，首被撞止，宛如殘雪投火，全數消滅，刀光連停也未停，依然疾如電射，朝那妖黨飛去，只聽一聲慘叫，尸橫就地，另一妖黨，邪法較高，人也機警，一見寒光如虹，由敵人手上飛起，知道遇見劍仙，不等飛叉消滅，先就往妖婦身側飛去，妖婦更是乖覺，靈姑飛刀未發，已放出大團烟霧，將身護住，等飛刀殺完了人趕過，另一妖黨，也自縱劍與妖婦合在一起，南綺也生了氣，見刀光圍在妖烟之外，忙囑靈姑，先勿太逼，只將他困住，看他鬧什麼花樣，一面率性把妖婦原設的，埋伏破去，加上禁制，初意妖婦，只是尋常邪術，如由上空飛遁，絕無劍光神速，彈指便可了帳，只在四圍，略加禁制，以防逃遁，上下均未留意，又因來時，便見二妖黨，藏身蘆中，以爲人數止此，沒想到蘆葦深處，還有一個，爲首妖巫在內，少時，不是紀異，來得湊巧，幾被逃脫，又生枝節了，妖婦原以敵人利害，先想施展，極惡毒的指影分尸邪法，繼而形勢吃緊，心胆內怯，只得先使邪

法護身，妖黨一到，見刀光，被另一敵人止住，未急進逼，覺着危機瞬息，忙與妖黨合力，一同施爲，靈姑在顛仙門下，本就學了好些法術，平日遇見同門同道，又極虛心請益，所習諸法，雖頗尋常，用來對付妖婦，自能勝任，南綺更是從小，便好以法術爲戲，又得父母姊氏鍾愛，所學尤多，妖婦雖說，相差甚遠，但是這類，旁門下乘邪法，也頗有他的威力，無論是何派別，俱有一兩樣，最陰毒的殺手，遇上時，事前如有戒備，自是無妨，如若一時無知，或是輕敵疏忽，驟爲所乘，也難保不被暗算，何況蘆中隱伏的女妖巫，又是昔年，名震江湖的，一個能手，南綺這一大意，妖巫刁狡，詭詐已極，自知明敵，不是來人對手，眼見愛徒，覆亡在即，自己也難保不身敗名裂，本來隱遁多年，不合誤受愛徒所激，二次出山，就算微倖，獨身逃脫，也把數十年的威名，喪失淨盡，始而又悔又急，嗣見外面，形勢逾非，又由悔生恨，犯了昔年凶性，情急怨毒之下，便想把那殺手，施展出來，與敵一拚，又覺敵人，劍光利害，法力甚高，形跡如不顯露，愛徒雖然不免，自己或者，能保一命，這一出手，立被人看破，勝了還好，一不得手，定與同歸於盡，念頭一轉，忽又胆怯怕死，好在事前，因聽愛徒，日前湖上鬥法情景，早有戒心，此次是以元神，出來行法，原身尚在人家人定，逃遁較速，尙是不幸之幸，於是想下陰謀毒計，先發號令，密使妖婦，和那男徒發動，自在暗中，出敵不意，猛下殺手，一擊不中，立即乘隙遁走，這裏南綺，絲毫也未警覺，只把妖婦邪法，施展一樣，便破一樣，靈姑因當地，就在湖邊，雖然僻靜，不比深山曠野，附近還有兩家

居民，時候一久，難免驚人耳目，再要被君山上面的，妖人發現，更易多事，雖覺南綺，娃兒皮氣可笑，但也不便攔阻，嗣見妖婦，已連施了三次邪法，南綺還不下手，忍不住說道，裘師弟還在下面，知否另外，有無妖邪黨羽藏伏，還是早了的好，和這類狗男女，相持作什，南綺笑答，靈姊不知這類妖邪細底，我素不肯，妄殺生命，人言難以爲據，我剛看出這妖婦，不應存留，上面縱有餘黨，也無什伎倆，且待片刻，容他盡量施爲，再行誅戮不晚，靈姑才知南綺心慈，是想逼迫妖婦，由所施邪法，來判別爲惡深淺，以決去留，照着幼隨老父，在江湖上的，經歷聞見，似妖婦這等行徑的邪教，平日害人，必不在少，死有餘辜，方覺此舉多餘，妖巫邪法，已在暗中發動，二女本立在那淺灘上，正互相應答之際，忽見妖婦，在劍光圍困之下，狀類瘋狂，手舞足蹈了一陣，猛的目的閃凶光，手持那把鐵梳，將披散着的，一頭亂髮，梳了一大綰，啣向口中，惡狠狠，白牙一挫，咬下一些斷髮，跟着咬破舌尖，立有一片血光，夾着一蓬黑針，飛將出來，二女因這類邪法雖毒，只能傷害常人，何況又有劍光阻隔，豈非徒勞，南綺笑喝，無知妖孽，你這些鬼域伎倆，全無用處，只管班門弄斧，我不耐與你糾纏，就要下手了，語聲才住，靈姑猛覺日光照處，地上似有一圈黑影，情知有異，回頭一看，原來身後不遠，不知怎的，會現出一圈極淡的血光，正對着自己，虛懸空際，就這回顧，一瞬之間，光中忽由淡而濃，現出兩個，少女影子，剛看出是自己和南綺的人影，南綺也自警覺，回身瞥見，知是邪法暗算，當時還不知是蘆中妖巫，借着男女二妖徒，行法

掩飾，毒手暗算，匆匆不暇多說，首先手搥靈訣，在那紅光一揚，緊接着，回手取出一塊玉璧，往前一照，立有一片白光，擋住身後，隨口喝道，靈姊，速防妖人遁走，此是邪教中，指影分身之法，雖未必能將我們怎樣，驟出不意，也頗討厭，狗男女如此陰毒，可殺而不可留了，說時，靈姑聽到頭兩句，便忙回過去，把刀光劍光一緊，威力立即大增，妖婦和那妖黨，見妖師邪法，又被敵人識破，自知凶多吉少，一面奮力抵禦，一面暗向妖師求救不迭，南綺將身護住，不令血光，將人影吸去，說完了話，隨手發出一團烈火，將邪法破去，蘆中妖巫，見下手如此陰毒神速，仍被敵人識破，力絀計窮之下，心疑敵人，既有如此高的法力，踪跡已露，四面又加了禁制，少時決無倖免，妄意聲東擊西，假意助二妖徒，穿地逃遁，乘着敵人，分神之際，由上空飛走，事雖犯險，一則，原身尚在人家的，不得不顧，又以爲元神飛遁神速，只一飛過堤岸，飛復本體，便可脫險，當地人民，畏己如神，決代隱祕，那知弄巧成拙，裴元飛落之後，跟着紀異飛下，妖巫恰與對面，驟不及避，劍光一繞，就此送終，靈姑，南綺，見妖婦，和那同黨，被困之處，一陣黑風疾轉，身子立即往下沉去，知是邪教中，地道之法，南綺暗笑，這等比障眼法，強不許多的，微末小術，也敢當人賣弄，首使禁法，將他制住，一面正指劍光，增加威力，往下壓去，猛瞥見前面，蘆葦深處，箭也似，飛起一溜黑烟，當中裹着一個，矮胖老妖婦的影子，直往堤岸射去，忽然想起，先前妖婦，業已被困劍光之內，怎會在自己身後，現出一圈血光，用那邪教中，極陰毒的，指影分尸之法，暗箭傷

人，原來蘆中，還藏有這老妖婦，並還能以元神飛遁，可知邪法較高，乃妖黨中，爲首之人，已然疏忽於先，如何容他逃走，好在下面，男女二妖人，已被禁住，不怕逃脫，心念一動，方欲飛起遁去，紀異已將妖巫元神斬斷，裴元的兩道劍光，也跟着飛將下去，三人合力，進行法，帶飛劍，一陣亂絞，晃眼便自消滅，殘烟四散，隨同飛下一看，妖婦和男妖黨，剛往地底逃遁，猛覺地堅如鐵，不能再下，上面劍光，又往下一壓，自知無幸，方在急喊，仙姑饒命，一面施展邪法，奮力抵禦時，那知這次，南綺因見，適才指影分尸，邪法陰毒，看出這類邪教，平日不知如何凶毒，改了初念，決計不再寬容，飛劍威力大增，遠不似前，即此二妖人，已非死不可，靈姑見南綺下手遲緩，本就不以爲然，及見妖婦等，地遁欲逃，蘆中又有妖人飛起，既恐縱惡逃走，又防蘆中，還藏伏着有力妖黨，多生枝節，見妖黨，已爲劍光所傷，妖婦還在地穴中，奮力掙扎，想起適才可惡，不禁怒起，竟將五丁神斧取出，分開劍光，往下一指，一片帶有五彩芒角的，大半輪紅光掃向穴中，黑烟立即紛散，兩聲慘嗚過處，男女二妖人，同時死於非命，南綺，裴元，紀異，三人也自飛下，南綺說，上面還有兩具死尸，也是他們黨羽，待我上去，用法移運下來，與妖婦，一齊掩埋地底，消滅痕跡，以免貽累鄉民吧，靈姑道，我散，將他化去，不省事麼，南綺笑道，我總覺他們，伎倆有限，害人無多，罪不如此之甚，埋得深些，使人無從發掘，再加上一點禁制，便自穩妥，好在也費不了多大的事，靈姑道，南姊未在江湖上走動，那知他們的惡跡呢，我適見他們，

所用邪法，俱極陰毒，照我論斷，恐比以前，隨侍家父所見聞的邪惡之徒，還凶得多，休說消滅他們死尸，便使形神俱盡，將魂魄一齊誅戮，連墮入畜生道中，俱都無望，也不爲枉，何況分毫費事作什，南綺見靈姑，恨極這夥邪教中惡人，知他所說，不是虛語，笑道：「而不可忽然如此疾惡，我省點事，也好，說罷，正要取出丹藥，先將下面，男女三尸化去，忽聽崖上，有人低聲急喚，王三仙姑快來，太仙婆他老人家不好了，紀異聞言，知是妖婦黨羽，大喝一聲，首先飛上堤去，裴元也跟踪飛上一看，那人是個半老鄉農，跪在地下，面上滿帶驚疑之色，紀異方喝，你可是妖婦黨羽麼，裴元業已看出，那人是個本分鄉民，忙把紀異止住，含笑問道，你且起來，有什麼事，無須害怕，和我們實說，保你無妨，那鄉民因在家中，出了大亂子，倉皇奔來，又見樹火新滅，地橫二尸，越發害怕，一心畏懼着，王寡婦的威力，以爲人必在湖灘底下，心裏一打鼓，那話說了，不知有無忌諱，不說又是不行，上下相隔又高，沒有看清，以爲人均邪黨，戰戰兢兢話才出口，耳聽一聲呼叱，跟着，電光連閃，飛上兩人，心疑惹禍，嚇得慌不迭，跪倒在地，也沒聽出紀異問話，只急喊法官饒命，嗣見裴元，詞色溫和，又命起立，心才稍定，顫聲答道，法官，這不是我做的事，與我老婆媳婦，也沒相干，是太仙婆自己，忽然升天去了，裴元見那鄉民，語無倫次，知他誤認自己，是妖婦同黨所致，笑道，我們不是法官，你說那王三寡婦，和幾個同黨惡人，都被我們殺死了，有話起來說，我知你是善良百姓，只管放心好了，那鄉民聞言，半信半疑，站起身來，打量了二人兩

眼，戰戰兢兢說道，法官老爺的話，是真的麼，紀異喝道，那個哄你，這柳樹底下，兩具死尸，便是他們的黨羽，你們本地人，總該認得妖婦，和兩妖黨，爲怕連累你們鄉民，連尸首都被我們，用藥消化了，只留下一灘黃水，在湖邊蘆灘上，不信，你自看去，說時，靈姑，南綺，已事完飛上，彈了些藥，在兩死尸上，立起一片青烟，晃眼便自化盡，南綺行法，伸手一指，地皮便翻轉了，丈許方圓一片，更不再有痕跡，鄉民先聽婆紀二人之言，還在半信半疑，及至眼見，如此靈跡，方始深信，驚喜交集，重又跪倒，直喊神仙菩薩，果是真的，快請救我全家性命吧，南綺問道，適在下面，我用法寶查看，妖婦已無餘黨存留，你們大害已去，還怕什麼，真有爲難的事，只管起來開口，我們必定幫你，無須如此，鄉民見衆人，說話神情，俱都和善，神通又大，迴與妖巫師徒，作威作福之狀，大不相同，好生歡喜，感激涕零，站起說道，小人名叫江進元，兒子小福，在外與人種田，家中只我夫妻兒媳孫女四口，種着幾畝菜園，將就度日，這一帶，是湖邊最荒僻的地方，隔壁還有一家姓王的，也種菜，兼帶上市賣魚，共只兩所人家，自從前些日，排上人與王三仙娘鬥法，王家吃了大虧，誰也料到，王家不肯干休，這兩天，多，對面君山，半夜裏，又常有人，看見神火，大月亮底下，會有雷響，昨日清早，一隻白木船，路過君山，客人上去遊玩，剛到山脚，也是有一客人不好，嫌埠頭船太多，想往舊埠頭上岸，無緣無故，船會翻掉，最奇怪是，人貨東西，全都被浪，湧上岸來，一件沒丟，聽上來的人說，剛落水時，天旋地轉，連那有水性的船

夫，都似全身被綁，毫不由己，大家眼看淹死，正在心裏求神保佑，忽然水底，起了一片金光雷聲，人立清醒，會水的，自然可以睜眼划動，那不會水的，也似下面，有什東西托住，而不可見，緊跟着，一個大浪頭，連人和沉水的貨物傢具，打翻了的破船，一齊湧到岸上，船上都是大財商，到了湖神觀，正和道士商量演戲，做法事酬神，不知怎的說不幾句，全都住口，不敢作聲，借着道士一辭謝，立即改口，匆匆忙忙，雇了別的船，連夜開走，像這樣，死裏逃生，不做法事謝神的，從來未見，走得又那等快法，他們又不是小氣客人，俱覺奇怪，昨日謠言，越來越多，都說王家，已把他本門老祖師，羅太仙婆，請下山來，要施法力，倒轉君山，截斷法流，永不許木排，在江湖上行走，我們都知羅仙婆的，神通廣大，自從入山修仙道，業已多年，沒出世了，說起來，木排上那位老法師，法力雖高，名望也大，只是人比他們正派，真要鬥起法來，決鬥不過羅仙婆，這多年來，兩家井水不犯河水，這次想是王家太惡，排上人們，受欺不過，才將老法師，請了出來，王家原是羅仙婆的徒弟乾女兒，前些日，吃了虧，早就有人，說他要請羅仙婆出山，人們都知老法師，幾十年好名聲，決不肯不應過節，做那縮退丟人的事，並且料定王家，要報仇，帶找後場，地點必在原處，仍是大白日裏，正想等看熱鬧，誰知昨日黃昏，先是羅仙婆，兩個徒弟，來到這裏，叫我兩家，各讓一間靜室，與他作法壇用，並說，不許走口，不然，要我兩家人的性命，我們知道，這類鬥法，最是凶惡，對手一面，雖然勢力小些，但是人好，便他手下徒弟，當排師的，也極本分，不

遇人尋事，一點看不出來，說話舉動，個個和氣，還專一幫人的忙，治病捨錢，第一天就要保佑他，再者，誰家沒個親的厚的，羅仙婆的本領和辣手，不是不曉得，仇已結定，能不設法找人麼，並且自從兩家，上次鬥法起，王家這頭的人，到處張揚，要報仇，氣勢洶洶，說得天花亂墜，神氣也太驕狂些，排上一頭，却和沒事人一般，過往過來，有人對他們說，只是笑笑，再不就說，聽天由命，到時再看，反正不能把排上人，一齊殺死，神氣却極安詳，自然雙方，迥乎不同，如沒有一點靠頭，怎會這樣，我們自然不願意王家這頭佔上風，可是法壇，設在我家，他勝了，我們不過糟場點，零碎東西，他如敗了，就許連房子帶人，全跟他受了大害，不依他，又不敢，心中發愁得了不得，正主只是勢派大，看着凶相，還不怎顯欺人，那幾個徒弟，都是滿臉凶橫，要這樣，要那樣，稍慢一點，便遭打罵，賠了東西，還要受氣，今早起來，便說對頭，兩天以內必來，硬把這條路隔斷，兩頭不許人過，堤上下，都設了埋伏，連我們兩家，借房子東西與他的主人，都得由堤後，由溝後小路上繞走，他說的話，就是閻王令，你出入多不方便，他也不管，到了午後，王仙娘帶了兩名法官，先去堤下，堤上由兩個徒弟法官把守，羅仙婆還在我家設壇，把門關上，房裏擺下香壇，門外貼上神符，門口點上一燈，叫我媳婦拿着他給的一道符，和一個小銅鈴，吩咐不問早晚，如有生人到來，或是看見什麼奇事，先搖那鈴，屋裏自有法寶出來，跟手再把符，往燈上一點，自然無事，還許事完賞我媳婦，二兩銀子，他自同一小女孩，往房中打坐，餘人早有仙娘吩咐，全坐

在屋裏，他們人不回來，一步不許走動，王家借房與他徒弟住，只不許出外，還稍好點，我全家寸步難移；不知他開什鬼，心裏又急又怕，由中午苦挨到這時，正打算明朝，和他求說，請願把房子，借讓與他，許我全家，往親戚家，住兩天，等他事完再回來，省得終日不心吊胆，忽聽羅仙婆房裏，一聲慘嗥，一會便見我兒媳婦，連滾帶扒，渾身亂抖跑來，說是房門未開，仙婆在裏面，怪吼一聲，人便跌死地上，滿臉是血，身子縮成焦炭一樣，搖鈴燒符，也沒動靜，小女孩未見，不知在房裏沒有，只喚了兩聲，也未答應，許是一同死掉，我和老伴去看，果然死得甚慘，這事奇怪，分明受了對頭暗算，雖然房門未開，他們是會神法的人，不會疑心我家暗害，無奈他們，皮氣都暴，仙婆那大法力，無緣無故，怎會死掉，我兒媳偏又替他，掌着神燈，就許怪我兒媳，化符太遲，或是偷懶粗心，被他仇人，暗中趕來害死，事到頭上，怕也無用，只得乍着胆子，趕來送信，出門便見樹下，死了兩個法官，我們人在房裏也不知道，先前樹上起火，料他對頭已來，許正在堤下鬥法，剛探頭一喊，二位法官老爺，便飛上來了，靈姑笑道，這不算什麼，你不必害怕，只我們去看，事便完了，江進元的家，在裏堤內，離當地不過二三十丈之遙，衆人說完了話，便即前行，由一橫貫內外兩堤的，石橋走過，不遠便到，衆人正走之間，忽見前面菜園旁，並列着兩所人家，左邊竹籬內，站着兩個老婦，正在附耳密談，神色張皇，似甚鬼祟，瞥見衆人走來，內中一個，慌不迭，往鄰家走去，另一老婦，似要回屋，前行兩步，又復轉身迎來，江進元說，這便是我屋裏，等

我叫他，招呼一點茶水，說罷，當先趕去，衆人見老婆，低聲說不幾句，江進元面上，立現惶急，心疑還有邪黨，走近一問，江進元先令老妻下拜行禮，答話甚是吞吐，靈姑作色道，自來斬草除根，這類邪教，留着是個後患，此時你如不說實話，我們一走，你兩家再受他害，却是無人救你，江進元低頭，略一遲疑，答說，小人不該，隨往鄰家跑去，不多一會，領一中年漢子走來，向衆人跪下，靈姑喚起一問，才知壯漢，名叫王五星，那四個男妖徒，便住他家，江家祇老妖巫，王三寡婦，和妖巫的，一個名叫香兒的，小女徒弟同住，妖巫在江家設壇，同了香兒，在內入定，却把元神遁出，分在外堤上下埋伏，準備對頭木排過時，以邪法暗算，報復前仇，適才妖巫，元神伏誅，本身也在室中，慘嗥暴死，香兒本隨二妖徒，在樹腹中行法，元神徼倖逃回，年紀雖輕，人却機智，本怕妖巫怪他獨自逃退，嚴刑難當，又看出當日形勢，妖巫這一面，一定凶多吉少，元神遁回，復體以後，意欲靜觀成敗，相機抽身，並未向妖巫，報警告急，祇在旁邊坐着，愁苦交集，心料法壇，設在江家，強敵定必跟踪而至，暗忖妖巫師徒，尙且不免慘死，何況自己，這有限一點法力，適才在樹腹火焰中打坐，元神又現了形跡，此時如逃，就不對面撞上，也必被敵人，擒回處死，逃是最險，急切間，又沒個藏伏之處，想了想，當毀家民，素把本門中人敬如天神，妖巫師徒雖死，餘威尙在，必還顧忌同黨徒弟等，日後報復，決不敢結仇怨，隔壁王家，祇借妖徒居住，毫無行法痕跡，祇要和他言明，再與銀子酬謝，令代隱匿，或把自己，算作他家女兒，將新衣換掉，敵人既

能殺死妖巫，法台神燈盡滅，邪法全破，再加適才眼見柳樹腹內情景，當然同黨，一個也難活命，少時敵人尋到，就認為還有徒黨，一見無人相抗，也必當是早已逃走，決想不到近處有^不隱藏，先逃出了活命，再打回家主意，念頭一轉，連江家也不使知道，徑由後窗鑽出，逃往王家，和王五星說，自己原是好好人家女兒，父親還是秀才，吃妖巫攝入山中，強收為徒，傳授邪法，並用自己元神，主持一些，極惡毒的邪法，心中實不甘願，無奈邪法利害，逃必不免於死，今日好容易，遇上這脫身良機，但是對頭，和妖巫，仇結太深，不免斬盡殺絕，你如容我藏匿，願以身帶金環銀子為謝，敵人走後，我自尋路，訪問回家，決不向人，走漏一字，否則，我雖被殺，元神尚在，我為恨你不肯相助，必向同黨遍告，說仙婆仙娘之死，由於你們，勾串仇人暗害，那你全家，便無一人，能得活命了，王五星先見香兒，突然走進，心疑妖巫，有什吩咐，還在害怕，聞言，才知妖巫師徒慘敗，也是驚喜交集，年輕力壯，胆子較大，不似進元懦弱，平日就恨妖巫師徒，欺害良善，偏巧昨晚今朝，又連受了妖徒，好些惡氣，恨在心裏，一聽妖巫，被殺失勢，想起夙怨，對於香兒，也自遷怒，本心就想，穩住香兒，少時人來，將他獻出，一則，王五星之母，婦人貪利，二則，拿不定妖巫，另外有無同黨，為香兒恐嚇之言所懾，不敢妄動，表面一口應承，心意實未拿穩，偏生江王兩家，親戚兼近鄰，王母婦人之見，既愛財，又怕事，一時想不起好主意，偷偷去尋江妻商計，遂被衆人識破，江進元見衆盤問，難再隱瞞，自己不敢作主，把話和王五星一說，王五星人甚魯